

茂林修竹 著

心晴坊

下

原名：《云胡不喜》

喜欢一个人是一件非常郑重和复杂的事，
非要到了一定的年纪，
才能担负起诺言，承受住变故。

思 在 何 处 ？ 桂 树 青 云 端 。

4万字独家番外

与君为新婚》《多少枉驰求》《客从远方来》《华胥之幽梦》

月明
見君來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月明
見君來

茂林修竹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明见君来 : 全2册 / 茂林修竹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131-4

I. ①月… II. ①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8528号

书 名 月明见君来 : 全2册

作 者 茂林修竹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唐 婷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特约编辑 唐 婷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520千字

印 张 34.5
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,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131-4

定 价 5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

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



第五卷 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——	001
第六卷 心似双丝网，中有千千结——	062
第七卷 相思在何处？桂树青云端——	136
番外 与君为新婚——	207
番外 多少枉驰求——	214
番外 客从远方来——	225
番外 华胥之幽梦——	237



一旦太子妃的人选确定，其余迎娶、册封之事，便大多由太常礼院议定和主持，皇后能插手干预的余地便很小了。

因入秋后小皇子便有些咳疾，皇后的大半心思倒都投注到儿子身上，一应内务、外务俱都旁落。便有些像个局外人。

再有皇帝命太子祭告、追怀先皇后的许多举动，耳聪目明之辈大都察觉出楼縻有失圣心。世间不乏有逢高踩低之辈，先前由楼縻出面、而如今由其妹楼薇主持的许多事务，通行起来便不是那么顺畅了。就有在楼薇手上受了磋磨的商会在背后走动，通过宗室和言官的路子，以侵夺民利、中饱私囊诸多罪名将楼薇告到了皇帝面前。

朝臣其实也都心知肚明，楼氏姑侄所做的许多事，所谓“颇有争议”，实际上都只是不想做事又见不得别人立功之辈给“争议”出来的，譬如早些年她们开设养生堂抚恤幼弱，多少因战乱而失去怙恃的孤儿赖此而存活下去。但偏有人说这是“天子之政”，不该让民间来做——楼氏之前还真没庶民来做，问题是天子、父母官做了吗？非等楼氏姑侄做了，他们才来攻讦责难，可谓害事功的蠹虫。

这次棉纺一事也是如此，万民得利，只伤了几个奸猾的大商行，却也要被攻击是“侵夺民利”。

谁都知道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。但因皇后同太子的矛盾已明面化，如今太子得势，若秉公持中的就事论事，难免被当作是替皇后开脱，便无人敢站出来公论。反而奸邪之辈借机讨好太子，不怕将此事做大。罗织搜寻，将早些年楼氏宗族做下的不法之事也翻找出来——楼縻的可悲之处就在于，纵然她亲手肢解了这个家族，也依旧无法将自己同它摘清关联。

朝中便一面倒地攻击起“素行不良”“恶迹斑斑”的楼氏“外戚”来。

太子对楼繁步步进逼，大有一鼓作气斩草除根的态势。可见在弄权一事上不乏心机手段，作为太子的师父，赵世番似乎也聊可宽慰了。只是他不能赞同太子如此行事，太子绕开他一意孤行，他也只能冷眼旁观。

太子清楚自己行事同赵世番的教诲背道而驰，却也不肯主动收手。

两边的关系果然心照不宣地冷淡僵持起来。

赵世番闭门谢客，转而走夫人的门路来探问他的态度、立场的人便多了起来。

雁卿帮着林夫人料理外务，便很是忙碌了一阵子。

不过林夫人的同赵世番是一样的态度——低调。外头一应邀约俱都推辞了，只随礼不去人。至于燕国公自家，除了春分演武，从来不弄什么赏花文会之类的名目，就极少有聚会。雁卿倒也应对得来。

东宫妃嫔一旦选定，因为参选而耽误了不少时日的姑娘们，便也纷纷开始说亲了。她们个个出身豪贵之家，纵然比别人说亲晚些，也是全不愁嫁——谢嘉琳那厢还在问名，这边宇文秀已和越国公府上纪衍换了鸾书。

两边这么早就定下了亲事，雁卿也十分惊讶。从她的立场看，纪衍文不成武不就，心胸又狭窄，是配不上宇文秀的。

不过林夫人略一提点，她也就明白了。

宇文家毕竟沾了个“前朝宗室”的名号，有实权的人家是不大爱和他们结亲的。只因宇文秀是太子舅家表妹——她的父亲也是先皇后的弟弟，自义阳郡公被皇帝撵回封地去，宇文家便以他为尊——越国公府上有心向太子投诚，才求了这么一门亲。

不过，若没有探问过宫中的口风，以宇文秀父亲的谨慎性格，也断然不敢答应。因此这门亲事能成，主要还是利益交换。纪衍配不配得上宇文秀，反而在其次了。

做了这门亲，可见太子也有意拉拢越国公，也可见是要步步消减对赵世番的仰仗依赖了。

雁卿帮着林夫人处置往来的书信，听她分说至此，隐隐便有兔死狐悲的萧瑟感。她身旁年岁相近的亲友，实则才结成三门亲事，谢嘉琳同元彻、宇文秀同纪衍，又有她林家表姐同贺骠骑，三门亲事都妥妥当当是利益的联姻——元彻喜欢的是月娘，纪衍摆明配不上宇文秀，贺骠骑的年龄更是差可追上她舅舅了，可竟都做成了。

又想到纪雪也“好事将近”，虽则七哥同她说“我喜欢你，一辈子都不变”，可若世子妃非要让他娶纪雪呢？

……其实也不单是世子妃，她阿娘也摆明了不喜欢元微。不过雁卿觉着，母女之间没有什么不能商量的事。总有一天她阿娘明白了她的决心，知道阻拦无用，也就不会再

为难她了。

她胡思乱想着，手上却也没怎么耽误。赵世番同林夫人共用书房——政务上的书信表章自有幕僚来处理，通常不会送进内院来解决。然而林夫人本就是赵世番最得力的辅佐，且赵家府兵真正的统帅也是她，因此需要她来定夺处置的外务也不在少数。

雁卿做的就是分类，倒不花多大的功夫。实则林夫人这边也有得力的女使可用，让雁卿来做，主要还是为了让她多接触事务、将眼界放开。

雁卿将一份问候秋节的书信放下，拿起下一份，讶异地确认了一眼，忙道：“阿娘……”

林夫人抬眼看她，雁卿便将信双手拾起来奉上去，说：“是东郡公的来信。”

——东郡公是宇内闻名的大儒，且是鹏哥儿、鹤哥儿的授业恩师，虽官位不显却尊贵非凡。他的手信，按说该在送来的第一时间送到赵世番或是林夫人的手上。

林夫人却没大在意，只一笑道：“八成是给你大哥哥说亲来了。且先放着吧，等你阿爹回来再看。”

雁卿就有些踟蹰——作为妹妹就没有不关心哥哥的婚事的，在心底里粗略数了数能配得上他大哥哥的人家，雁卿发现自己竟是全无头绪。实在是鹏哥儿性子太雅正，全无鹤哥儿那般满身的烟火气，就是朵不折不扣的高岭之花。越想雁卿反而越担心他说不上媳妇，就巴巴地望着林夫人，问道：“说的是哪家呀？”

……明明家里最令人操心的就是她，她反而操心起旁人的婚事了。

林夫人不觉就让她给逗笑了：“这个时候来说，应该是你李家十二姐姐。”

李家十二姐，也就是卫国公府上李英娥。

虽没有想到，可一旦点透了，雁卿便觉得这两个人还真是十分登对。她反而要疑惑怎么要通过东郡公来说。不过再想想，也许就是两家过于亲近了，而李家却先让表姐待选太子妃，此刻才轮到鹏哥儿，便有些不好开口吧。

不过，如果鹏哥儿愿意，这些又都是末节了。

雁卿便放下心来，十分认可地点了点头。片刻后又感叹：“忽然间就这么多人要说亲了……”

林夫人闻此一叹，倒是心底一动，便说：“前日我和你阿爹商议了，将松涛阁内间拨给你来用。”

这话说得猝不及防，雁卿一时还有些转不过来，只不解其意地“嗯”了一声——松涛阁是他阿爹会见外客的厅堂，虽林夫人也经常出入，可那里确实属于外院儿。拨内间给她用，似乎是准她出去见男客？

虽自幼就不怎么将男女之大防放在心上，但她毕竟还是知道的。对未婚少女而言，这做派似乎过于张扬了，有自毁声誉之嫌。雁卿虽胆大包天地应下了，却不大明白林夫

人的用意。

林夫人瞧她懵懵懂懂就敢答应下来，心底也颇熨帖，便又道：“不独你，我还正要同太夫人商议。若月娘愿意，就和你一道。将松涛阁内间同内院儿打通，用绢纱将花窗糊上，你们两个可在花窗下看一看来人的风仪和谈吐。你阿爹跟前，还是有不少值得一见的少年才俊往来出人的。”

雁卿便倏然来了兴致，面容立刻明亮起来，满眼都是期待：“要看！”

——你说她不爱交游，她偏偏又喜欢识人观物。

这般毫无杂念的坦率，倒是让林夫人略有些无奈了。实在是这一举措，目的显而易见——就是让雁卿、月娘多看看男人。琳琅满目看得多了也就平常，不会轻易被谁给迷住了，万一相中了那个，也是机缘。换言之，就是在明目张胆地撬元微和元彻的墙脚。

结果雁卿连犹豫都不待，十分欢喜地就入彀了。

这般性子，日后要是嫁个善妒的夫君，还真有得勘磨。

如今雁卿手上也颇有实权，林夫人既然发了话，她也就立刻敦促人去做——在墙上开窗也算是动土，这个年代很迷信风水，便又要翻皇历选日子。雁卿也满怀期待地等着，因心情大好。哪怕做着看账这么无趣的活儿，也能自得其乐地晃着腿哼起歌来。

林夫人看她小女得意的模样，也十分无奈——大家闺秀哪怕是装也得装出雅重模样，如此才更受敬重。似雁卿这般，不让人笑轻浮就是人缘好的了。

自也不会真去为此管教她。

2

太子的婚事进展得庄重又顺畅。

与此相对的，自入秋后，皇帝就再没断过汤药。十月底霜冻自北而来，天气骤寒，皇帝又感染了风寒，病体越发沉重起来。反而是小皇子那边，因早早地就备好了御寒的策略，并没有因时成疾。

白上人再度被宣召到御前，专门为皇帝调养身体。

以他的聪明，自然很快就看破，皇帝是因楼鬟的事积郁兼久怒而不发，损伤了心脉，以至于气候稍变，就抵御不住。

当初他劝说皇帝续娶，虽打着教导太子的名号，实则也还是为了皇帝——所谓养生，饮食只是其一，作息与心境也至关重要。似皇帝这般亡妻贤惠，自己又念念不忘的鳏夫，往往作息上忙碌而怕清闲，心境上消沉而少生趣，都是养生大忌。是以白上人才

开出“续弦”这个方子。果然娶了楼纂之后，皇帝渐渐又能体味到生活的趣味，也不沉溺于政务自我麻痹，像是长命百岁的活法了。

谁知忽然就闹出这么个转折来，白上人也不由感叹造化弄人。

不过，他再鲁直，也不会主动去同皇帝探讨皇后的精神出轨问题。惯例诊脉完毕，规劝皇帝不要太耗用心神，不妨在屋里布置些花卉，便要告辞。

皇帝却留住他，道：“庆乐王可还好？”

——前几日庆乐王也感了风寒，皇帝素来敬爱他，赏药赐方之余，又让白上人去王府为他诊治。

庆乐王武人出身，卸甲之后无事一身轻，又精研养生之道，却是老而弥坚。偶感风寒，当天夜里发散过，第二日就已神清气爽。再将养几日必然能恢复如初。白上人如此向皇帝回禀了。皇帝听了，欣慰之余又叹息：“王叔也是苦命。少年丧父、中年丧子，老年丧妻，三件全让他遇上了。却能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如今山林娱老，颐养天年。朕是不如他。”

白上人坦率道：“臣行遍江湖，却见过不少。乡野老农难免为冻馁所累，富贵之辈又为功名所累。反倒有三五顷田的小地主，大都有此心胸。王爷的心态却与他们相仿。”

一句话便将皇帝给逗笑了。可不是？庆乐王醉心园艺，京中好果子泰半为他家所出，他分明就是个心满意足的老圃子。

却又道：“王叔是立下大功名的名将，不是那等庸俗之辈。他是有大智慧的人。”

白上人倒是有些想令皇帝效仿庆乐王，不过似庆乐王那般抛却功名、急流勇退，只怕普天之下哪个皇帝都做不到。他便也不废话。

倒是皇帝又说起来：“也是明白人——当年九弟辞世，韩妃年轻，他和王妃还曾劝韩妃改嫁……”

这年代没有寡妇守节一说，似世子妃那般二十出头的寡妇十之八九都是要改嫁的——夫家不许，还会被人议论。不过富贵如庆乐王这样的人家又不一样了。庆乐王不发话，世子妃娘家断不敢令她改嫁，只怕还要私下劝她守节。庆乐王许她改嫁，甚至愿意以嫁女之礼为她发嫁，足见厚道。

不过皇帝此刻说这种话，却又说的是他自己的心……若他此刻有事，楼纂岂不也是个二十来岁的寡妇？只怕他不信楼纂能守住，潜意识里宁肯主动成全她同赵文渊。

白上人便道：“王爷厚道，世子妃却也深情。固守住世子的骨血，守节十五载，终于把世孙养育成人了。”

楼纂也是有儿子的。皇后改嫁有多么惊世骇俗暂且不提，哪怕只是为了儿子，她也不会令自己德行有亏，必然能守住。

这一问一答之后，皇帝又低头，沉闷无声地转了转手上的扳指。

“七哥也十七岁了……”忽而想起来，便又将烦心事撇开，摇头笑道，“前几年还想给他和阿鹬一同说亲，几乎就忘了。”

不过，怎么说世子妃也是守寡十七年辛辛苦苦地将元徵养大了，哪有给元徵说亲却不让她说话的道理？

皇帝便没有乱点鸳鸯谱，而是遣使去庆乐王府上，先询问庆乐王、世子妃有没有相中的人家。庆乐王是祖父，不怎么管这件事。世子妃则坦言相看了几个女孩儿，倒还急着将此事操办起来。

年十七还不急着说亲，若不是功名心重，自然就是意有所属，皇帝也立刻就明白了元徵的心思。身为长辈，对太子他是爱之深责之切，对元徵反而更慈祥些，是乐于成全他的。便将元徵招到跟前来，亲自问他。

元徵也有些日子不曾单独觐见了。他在皇帝跟前素来都谦恭，对太子也是谨守人臣本分，不曾因皇帝的宠遇而稍露骄矜之色。不过毕竟是自家伯父，该坦率时也不会严防死守。

皇帝一发问，他便也大大方方地承认了：“是臣心里有了人选，也不是不急，只是急不得罢了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元徵便无奈地坦白：“是燕国公府的大姑娘。臣与她自幼相识，她不以臣为不祥之人，诚恳相待，不离不弃……臣早已暗下决心，此生不辜负她。只是燕国夫人不肯令她早嫁，臣也只能老老实实地等着。”

林夫人的威风皇帝也不是没领教过，她不肯放人，元徵还真就只能老老实实等着。

皇帝也还是不看好雁卿的“痴”，令太子太傅同宗室结亲倒在其次。庆乐王是宗室远亲，不属皇帝这一脉。封郡王，乃是凭军功累积而成。民间所说“八公”，庆乐王便是其中之一。

不过听元徵说了，便也明白了雁卿的“诚”。若不是有这么一份痴性儿在，如何会不畏惧天煞孤星的煞气，待元徵如常？说起来，纵然皇帝善待元徵，常不避讳煞气将他带在身旁，可也不敢让太子同他亲近，可见是有所保留。他尚且如此，何况旁人？雁卿待元徵的这份情谊，可谓弥足珍贵。皇帝思及此，便也觉得这姻缘难得，该成全。

反而有些懊悔自己拿雁卿当添头，让她走了待选太子妃的过场——拿侄子的心上人给儿子挑，到底心里过意不去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对外谁都没提过这是“待选太子妃”，只不过是皇后召见几个闺秀入宫陪伴罢了，反而替她们扬名，提高身价。皇帝便也立刻就释然了。

皇帝便道：“燕国夫人可说过，何时才不算早嫁？”

元徵苦笑道：“十七岁。”

皇帝觉着不过分。片刻后忽又想起来：“她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芳龄十四。”

皇帝：悍妇欺人太甚！

开口就让元徵无凭无据地等三四年，分明就不将这王子王孙看在眼里。元九的儿子难道非她家痴儿不可吗？

便道：“还报旧时情谊，也不是只有聘娶一途。以诚待诚，若日后她有困厄，你倾囊相助也就够了。强娶之反而不美。”

元徵便摇头道：“臣愿意等，这也是以诚待诚。区区三年两月，臣等得。”纵然是他，不得不在外人跟前吐露心事时，也难免窘迫，“臣心里……她是最好的。娶她并非为了酬谢知己，而是心中欲求如此——娶不到她便去求娶旁人，反而是自欺欺人、自误误人了。”

皇帝不是个看重情爱的人，元徵便也不好直抒胸臆，转而又道：“何况燕国夫人也不是真心砥砺我，实在是家风如此——赵世子也已到弱冠之龄，尚还未说亲。其余弟妹依次推迟下去，轮到她也正要十七岁。”

皇帝还是有些仗义：“先定下，到了年纪再迎娶也可嘛。”

元徵倒是有片刻的心动……皇帝如此说，自是有意相助。这么久了，林夫人油盐不进，雁卿也无音信传递，他何尝不焦躁？

可飞快地思索了一番，也还是道：“臣也有此意。只是燕国夫人性情刚烈，唯以精诚打动。臣怕弄巧成拙，不敢过于急进。”

皇帝也明白林夫人的性子，她若愿意一切好说。她不愿意你却拿权势来压她，只怕她一时恼怒就掀了棋盘，大家都不好看。元徵如此说，也是委婉地陈明，强硬指婚并非良策。

些许小事，皇帝还真没考虑过指婚以外的策略。

便暂且搁到一旁，先由着庆乐王府去探问林夫人的态度，毕竟是他家的婚事。

因元徵说起来，也就多问一句：“赵子程还未说亲吗？”

元徵便道：“是。听说是因赵鸿胪未娶亲的缘故，耽误到这个年岁。”

赵文渊封鸿胪寺少卿。

这还是这么久以来，头一次有人在皇帝跟前提起赵文渊。皇帝便压抑住了，不动声色地道：“赵卿是真不小了，他家想必也十分着急吧。”

元徵便笑道：“正是。去年还是前年，燕国夫人四处打探一个姑娘，似乎是赵鸿胪在江南遇上佳人，终于动了凡心。家人便即刻帮他找寻起来。”

皇帝立刻便也想起，当年自己起意给赵文渊说亲时，赵文渊也提过此事。脑中豁然一明，道：“不知是个怎样的姑娘？”

元微便道：“都是听街头巷尾编排，也不知有几分属实——”

既然牵扯到了说书人，故事就更跌宕起伏了。

说是当年赵文渊回京，恰逢佳人离京。偶然听到她咏了半首衰颓的感遇诗，便续作一句，颓气毕散，转为豪迈，显露出不俗的胸襟和才华。后头赵文渊出使江南遇险，再与佳人相逢。佳人慷慨相助，二人情愫暗生。奈何机缘巧合，两人各自都用了化名。一时分散，竟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。赵文渊苦苦寻找……说书人给补了个结局，说那姑娘早已身怀绝症，是以不肯吐露姓名。赵文渊找到她时，她已香消玉殒。君子重诺，赵文渊早已暗许之，便为那姑娘守孝，发誓三年不娶，才拖延至今。

……竟已成了平话传奇。皇帝听了也忍不住发笑。

元微见他失笑，才收住尾，说道：“陛下若要细听，不妨寻街巷说书人来讲，那才是奇思妙想、跌宕起伏。大约赵鸿胪自己听了，都要先喝一声彩。”

皇帝又笑道：“就怕让那姑娘听到，要砸他们的摊子。”其中关键他也已把握到了，便又问道，“那姑娘的化名，真是叫贺柔？”

元微道：“当年燕国夫人打探的，确实是贺姓。不过具体什么名字，臣便知道了。”

皇帝就又点了点头，片刻后又道：“你先下去吧。”

既然知道楼纂化名贺祁，皇帝自也立刻便想到，贺柔岂不是楼薇？

“采蘋祁祁”“薇亦柔止”——《诗经》篇目皇帝也是熟读过的。

若果真如此，皇帝倒是能明白，赵文渊何以半途而废。

——白上人劝他续弦时，赵世番除了一句“太子怕是难以自安”外并没多说什么。这也是任事之臣的节操，但非戕害伦教，大损风化之举，便懒得干涉皇帝后院儿那档子事。

但皇帝册立了楼纂之后，赵世番却态度明确。一旦皇后有疑似将势力探入朝堂的举动，便立刻警醒戒备起来。皇后非太子生母，本就对太子不利，个中厉害皇帝自能明辨。所以当初他要起用楼宇，朝臣群起而攻之，皇帝虽颇觉得可惜了人才，却也不曾一意孤行。得说楼纂在朝堂上蹇促的局面，也是皇帝默许太子的党羽制造出来的。

赵世番当然不会亲自出面攻讦，但作为太子党的中坚，这局面其实也就代表了立场。

——不发难，然而严防死守，将皇后卡在后院里儿。

这般情形下，他又怎么可能让自家三弟去娶皇后的妹妹？

皇帝便也觉得惋惜，不论见识、性情还是年纪，赵世番同楼薇都十分般配。若不是楼薇做了皇后，以两家祖辈的交情，这姻缘必也是十分圆满的。

不论如何，皇帝觉着自己还是有必要问一问赵文渊的。

3

改造松涛阁的工程并没有耽搁多久，选好了日子紧赶慢赶，总算在年底忙碌的时节到来前处置好了。

便如林夫人吩咐的，在会客厅的侧墙上开了个月洞窗——莫名其妙出现一个窗子，再小也很显眼，便干脆开成正常的尺寸，装饰以镂雕牡丹的棱格花窗。再搭配以花架、香尊一类装饰，不但不突兀，反而显得典雅秀美。

为了方便姊妹两个看清楚，窗格后便也不糊绢纱，而是挂上了窗帘。若胆子够大，感兴趣时直接掀开窗帘，便能将外景尽览眼底。

内间陈设了桌案、棋盘、文宝，布置成一个五脏俱全的小书房，姊妹两个闲暇时尽可以在里头读书玩耍。

雁卿原本还有些担心月娘太守规矩了，不肯来，谁知同月娘说了之后，月娘没怎么犹豫便点头答应了。

自雁卿搬去香雪居，姊妹两个便不如过去那般日日黏在一起了。每日里除了匆匆上下学的时光，竟连见面的时候都少。如今总算是又有这样悠闲漫长的时光，可以对坐着下下棋，聊聊天。

东宫妃嫔俱已选定，月娘不出意外地落选了。家中打的主意是令姊妹俩“走过场”，便都不以为意。只月娘自己是真切地期待过、努力过，又喜欢太子，难免就难受了一阵子。所幸她一贯都有些自卑，虽期待却也不曾信自己真能中选，倒也能略舒缓过来。只是越发地沉默少言了。

雁卿倒是知道月娘的心事，只不过一来她并不觉着太子是个好人，月娘没中选她反而要松一口气；二来她自己在这些事上也还懵懵懂懂的，不解求之不得的滋味，便不知该怎么安慰月娘。

如今时日间隔已久，看月娘已调整过来，干脆也就不提了。

也只有到了外院，才会真正明白“门庭若市”的含义。

比起夫人间交际的优雅从容，男人们打起招呼来更多一份功利和急迫，所商议的大都是实务，三句话必入正题。临近年底繁忙起来，赵世番一个下午见五六拨人都是常有

的。会客厅里便人来人往。

人仕之輩显然都已加冠。虽然说是让姊妹俩见识才俊，可这都相去十来岁呢，几乎差了一辈，聊的又都是雁卿不感兴趣的繁琐政务，能有什么吸引力？雁卿听得很无趣。

反倒有些失望了。

原本林夫人还担忧她过于兴奋，会在不必要的时候过于频繁地掀起帘子来欣赏……结果小一个月了，她竟一次都没掀起来过。

月娘却似乎有些兴趣，每每凝神听着外头说事，竟常忘了落子。

她一走神，雁卿自然就关心起来，想知道妹妹感兴趣的话题，听过几回便也明白了——月娘终究还是不能全然放下太子。她在这些枯燥繁杂的议论中，耐心地寻找事关元彻的蛛丝马迹，揣摩他的处境。

这就不由得雁卿不担忧了。

她虽不想让月娘嫁给太子，可月娘真没嫁成她又很生气。不为旁的，就只为太子对月娘那些刻意而又空洞的关心，既然打从一开始就没想娶她，为何又要待她与众不同？是所谓“始乱终弃”。

犹豫了很久，到底还是对月娘说了。

“太子妃是太子自己选的。”她说话是不太懂什么婉转铺垫的，直言道，“陛下将人选默写作三张名帖，令他自己挑，他看到第二张，便选定了谢姐姐。陛下问他不看看第三张上写的是谁？他说不必，他已选定了。”

月娘手上棋子没有压稳，啪地落在棋盘上，打乱了一片黑白子。脸色却没大变，只安静地复盘……然而手指越来越慢，终于双手按在棋子上，不再动作，只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下来。

虽然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过，可真相生硬地砸过来，她也还是会被砸疼。

她一哭，雁卿心里就又是一乱，又心疼又懊悔。可毕竟管了这么些日子的家，该狠心的时候已经能稍稍狠下心来了。

便道：“青山只认白云俦，你若无心我便休。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赤诚以待——当断则断。”

月娘花费了些时候才将哭泣压制回去，轻声道：“……我明白。”面色苍白着，却还是勉强微笑起来，“陛下亦是开明。不知太子殿下翻名帖时，是否同我们掀起窗帘一样的心情。”

她也是在告诉雁卿，她都已经在这里为自己选婿了，显然对太子没什么未了的余情。可惜她和雁卿的理解有偏差，雁卿压根就不知道林夫人此举是为了让她们选女婿的，自然也就听不懂月娘的话。

只知道月娘是纳谏了，便松了一口气。回头又疑惑，掀窗帘还能那么心情啊。

不过到了第二年春天，雁卿就已经能从旁听中找到乐趣了。

似乎是突厥又有动向，皇帝诏令拔取民间长才——也就是要辟举选拔了，于是各地士子纷纷入京来走动、干谒，以期展现才华，谋求举荐。赵世番身为皇帝的亲信重臣，自然是士子们干谒的主要对象之一。

人才是稀缺资源，纵然是书香门第家学浓厚，也不能保证代代都有人才出。尤其在乱世，一味地任人唯亲排挤贤才那是自求败落，因此有远见的世家都不吝于简拔寒门世子为臂膀。

府上便开始频繁地有年轻的寒门士子出入。

有才能，又要展现自己，自然就爱激扬文字，指点江山。雁卿听他们言说边务、分析形势，语及山川地理、名物风俗，甚至于突厥君臣的龃龉交游、往事典故，听得满脑子都是“啊？”“呀！”“然后呢？”“竟然如此！”还攒了一堆问题想当面问的，要不是林夫人提前订好规矩，几乎都想要出去继续聊。

林夫人：……

反倒是月娘，虽也认真听着，却又兴致寥寥——她显然是不想嫁去寒门的。

林夫人虽觉得雁卿当不了大家主母，可真要在寒门中为她挑选女婿，又怕人是为了攀附自家才娶雁卿。且纵然说不在意，可雁卿若真嫁得比月娘低，她心里大约也很不是滋味，也是颇有些哭笑不得，自寻烦恼。

所幸雁卿依旧没有掀帘子。主要是士子们声音都足够洪亮清晰，偶然的停顿也把握得非常好，不用掀帘子。

她是真的没领悟到林夫人让她来松涛阁的用意。

这一日，雁卿同月娘下了学，便又来松涛阁里打发时间。

春来天暖，燃了一整个冬天的熏笼终于撤下去，门窗洞开，清风徐来。屋里空气清新，姊妹两个便不令燃香，只将向阳新开的樱草花搬进屋里来。灿烂明亮的色彩一映照，人的心情也就跟着明媚起来。

月娘做女红，雁卿就在对面习字。她的字一如既往的丑，不过又丑得十分圆润有趣，看起来竟有种别致的美感。她自己喜欢，也就这么练习下来了。

这一日有朝会，若有客人来，自然是林夫人接待。外头士子们渐渐抓住规律，这样的日子来人便少了。

雁卿却也不在意，在松涛阁里最开心的其实还是同月娘在一处玩耍，旁听才俊什么的对她而言和听评话、看小说也没大区别，只不过是见闻人情、开拓视野的一个途径罢

了。又因她自幼接触的少年，不论是鹏哥儿、鹤哥儿，还是元微、谢景言，都在同辈中是顶尖出色的人物，便也不觉得松涛阁中往来的才俊有多么特别——干谒者纵不明言，骨子里也透出一份汲汲于名利的迫切来，同雁卿乐山乐水的心性是不大投缘的。是以雁卿听得再起兴时，也都只关心话题，尚没想到结交人物。

一时她写完一幅字，自觉得十分满意，便得意地递给月娘看。月娘也放下针线来，十分给脸面地品评道：“崎岖跌宕，如草木生山石之间，天然野趣。”便也起了兴致，拾笔临摹了一段。雁卿看她书写流畅，竟写得有七八分像，又因笔意文秀，别生出花开幽谷的意境，便又感叹：“你写得真好。”

月娘却摇头道：“阿姊写得好，我这边是刻意为之，到底落了痕迹。”

雁卿便又去看月娘的刺绣，姊妹两个低声聊着女红和书法，又互相模仿对方的字，谈笑不止。

一直到林夫人身边丫头在花窗前轻轻地清了清嗓子提醒她们，二人才晓得外头又有访客。姊妹两个各自脸上一红，掩唇轻笑着对视一眼，乖巧地坐回座位上了。

因犯了错，难免都有些心虚，都十分在意外头访客听去了多少，是不是觉着被冒犯了。听得便格外仔细。

外头人声音却低——不比少年的清亮，也不比成人的稳重，倒有些像是变声期少年的嗓音。

近来鹤哥儿也赶上了变声期，一把粗粝公鸭嗓子，说急了就破音。鹤哥儿最调皮，全家上下就少有没被他戏弄的，如今到底轮到旁人戏弄他了。鹤哥儿就只好装老夫子，不得不说话时就把声音压得极稳才开口，已经许久不敢欺负雁卿了。

这少年却似乎并不在意，当说则说，当笑则笑。那介于少年与成人之间独特的嗓音，听着竟也十分低回悦耳。

……虽显然已知道有小姑娘就在隔壁审视他，却是半分都没放在心上。

雁卿便先心生好感，又总觉着这声音有些耳熟。这少年是顺路来替鹤哥儿送信的，林夫人又问起了他的父母，其余只言片语间透露出的信息也无不是亲近至交。雁卿脑中忽就一明，心想，不会是谢家三哥哥吧。

便悄悄地掀起帘子向外望。

望出去，目光就不由往上去。那少年却比她预想中的更高，大约是新从校场回来的缘故，一身利落挺拔的劲装。虽是朴素的麻布衣衫，可依旧衬得面目清朗。那站姿也与寻常读书人的松散不同，行止带风，自有一股宝剑锋锐之意。看着便令人耳目一新。

因窗子开在侧墙，那少年站着同林夫人说话，雁卿也只看见侧脸。却也已认出来了——经年不见，他着实也变了许多，雁卿忍不住又细看了好几眼。

一时放下窗帘，心情便十分欢快。